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九

錦衣志　王世貞
馬政志　歸有光
冀越通　唐樞
邊紀畧　鄭曉
制府雜錄　楊一清
醫閭漫記　賀欽
征藩功次　王守仁

兵符節制　王守仁
十家牌法　王守仁
保民訓要　劉宗周

錦衣志

吳郡王世貞

咨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予以所聞答之退而論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冠十五年罷儀鸞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品同知二人從三品僉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戶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五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 上大朝賀宴群

臣指揮自使而下得以介侍左右廷列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之九入園衛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賁等凡八衛劫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　上時時有所誅殺或下鎮撫司雜治取　詔行得以徑法曹其祿秩名號無以越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衣事者失其名頗恣而錫文有所擬合　上微其狀執退之悉火其拷掠具又六年　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治大小咸經法曹終　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與獄稍稍夷乇

單矣而　燕王初起帥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紀綱叩馬首請效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月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鉤人意所嚮先發以爲績　王日益幸愛之既卽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復典治詔獄　天子既繇藩國起以師奪備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覘之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陰計聞　上　上大以爲忠暱之謦咳亡閒卽淇成諸公號元勛見則自匿引不敢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

驕窮意爲非行僚屬指揮莊敬　袁江千戶王諫李春等故無賴曲侍奉綱相緣借奸利數百千端　上久亦頗悟諫之中貴洴仇綱者白發其端　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　上大怒即日捕誅綱磔于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其畧曰庸技故都指揮綱假藉馴僭陰歛陽御撫揔齒尾包藏阤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爲爲　詔下諸司搖揚勑撫四百餘萬還復稱　詔奪官舶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直

猾又即獄明持大賈數十百家家崇賂不等爲黃金
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銀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
疋又執許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寶二十
枚奪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
萬匿縣官千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許王乾
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桃欒二又從籍
故吳王沒琵琶御龍服玉冠遲輒衣故王冠服坐高
坐置酒命優童眞保道眞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
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果卿之觴綱諸所用金裝

八寶環八寶帽飾玉蓋玉水池硯珊瑚犀吡玉束帶紅鋪牀玉石憑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制

又　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賜爲言見　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刑報背喜道姑陳氏姿首欲買置膝爲都督蘇所先怒之遇于大內持鐵鑭蘇首腦裂幾死蘇懾噤不敢言又道悉都指揮啞失帖木不避諱持其目賞事捶之死綱家畜養亡命悲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爲計僞取良家

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　詔選姝好才人既
試可令幣出符箴組黻繡餘其尤者內之別以文塞
莫敢開吳人故大家沈萬三子文度蓄三生昔伏法
高皇帝籍沒其家所遺貲尚富而文度頗爲人把持
其頸患之因綱介人側伏見自進黃金百兩白金千
兩龍紋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錦綺四十疋
願得從貴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
萬貫鹽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
仍詔文度吾后庭未充若爲我吳中徵好者不爲數

文度因是挾綱十五而分民間箠亡誰何者綱自維
威日重重且迫　上頗得所欲嘗端午　上射柳綱
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
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瑛折柳鼓噪
竟射無糺者綱乃喜詑曰是無能難我矣拔綱為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变意不軌擢髮不足數罪罪誠
當為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
罔當死弁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　詔曰可頒示
天下自紀綱誅矜　文皇帝世錦衣衛雖典詔獄晝

可領諾而已歐中消不復能崖綱矣　宣宗朝初理
衛事者指揮使王節　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
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輒
若杌者蒙　上大恩以臣故備近侍祿二千石然耆
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賢可使也　上召見
信因是英公弟即趣武冠冠之遷錦衣指揮使子世
襲信爲人潔廉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爲四川都指
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爲左頗不懌然自是諸后妃
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衣以才

諸選遁進治事鮮世業矣　英宗初理衛事者指揮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　上年少中貴人用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游俱緣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鬭雞擊鞠狗馬之好不事事事頗推孫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王振見必膝行遜除戚施振甚暱愛之閹子祭酒李時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葉三木廟門久之始釋有雷震奉天殿賜吻翰林侍讀劉球應　詔上封事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

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請自爲卿共祀竹　上下獄

順揣智璘使引球爲具藁草即劉堆中捽之出球不

知所坐欵欵曰若史振死我死即訴上帝耳竟與董

璘俱死獄家人行求屍順故縻之弗得也而順有子

年二十餘病疥久因突欵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

老奴令而與日禍陷我我劉球也順排拜謝罪不可

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　上北代　也先附土木敗

聞時　郕王監國朝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併誅振

弟指揮山游未報衆忿閧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

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捽順曰是非奸人黨耶衆趣前擊殺順須臾血肉擡起不可辨矣　王恐乃下令誅山海籍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珤無算於是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英宗之在　營也校尉袁彬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澈緹騎既從征沒　虜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　上　上方坐穹廬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說　上獲一羊謂烹而共啖之甚欣新伐木夜則以背承

上忌而寢　挾　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蹈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傷彬　上至爲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　種官爲賜姓楊以譯擬從扈　頗幸也先間以諛諂解之俾免也先欲使妹尚　上　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　上親爲治療啖之身壓彬背汗浴良已及隷　上還稱太上皇紬彬勞僅拜錦衣百戶　太上皇還爲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

鎰白金二十鎰綵綺鹽醪醯醬乾餚充實又加賚妻

與綃精鏐各有差擢楊銘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畧

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逯杲顯逆初

以錦衣校用文無害即鎮撫司積功次擢遷至指揮

而其所任校逯杲繼起與同列　上故緣中貴人吉

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侍德之而二人驕干請不已

上心厭之欲稍稍制其重以屬彬因謝不敢乃屬杲

杲數伺忠國公罪狀聞　上併其從子定遠侯彪誅

之　上益貴重杲理錄者都指揮王某取充位而已

衆遂持吉祥陰擬之慾乃與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
五鼓從騎就謁果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果頭攻長安
門不下尋就擒 詔於吉祥贈果右都督彬請急不
任而門達獨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
衣屬也而得專治獄或 上有所怒特下與緹騎賊
曹鈞發者俱以委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用由錦衣
大僚達爲人沈鷙善計筭所讞恒規 上旨而决時
上業已誅曹石內惴不自安恒借達爲强而達多所
陰獻果遷都指揮僉事治鎮撫如故時 上最所禮

信者李賢逵交之每朝而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逵
賞賚無算而逵內害賢寵譖於　上曰是嘗受陸瑜
金酬尚書者　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袁彬猶以義
故佐逵上逵知　上漸之搆以死罪劾奏　上不樂
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逵退則
執彬下獄㑹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
燕中少年傷賢者嘗竊漆工尚方偕曰袁公　上無
服倨也門逵何人　而輒害之因上疏詆逵姦惡數十
百事事有指而徐　稱彬杜且有社稷功不宜罪　詔

陛下逯治逯悉擬賢至有餘賢恐遂死不得自謬曰
吾有隱事欲告公逯令從輿前前適夔耳逯曰吾小
人何辦為此李學士草耳逯大喜趣罷浴出湯沐沐
賢酹肉食之持賢而訴曰李賢令楊賢中臣為袁彬
地獨不畏陛下法乎 上曰明於東朝堂辨之之東
朝堂楊賢度 上已集羣臣出餘肉大呼曰天乎冤
哉門指酹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士貴人吾何
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冤 他人為也 上悟趣出
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罷不 問然自是逯寵漸衰不

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寄如故　上崩李賢益重逵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　詔執逵法司論戍嶺表瀕行袁彬餞郊墅握手語繼綵已揮裝金爲解裝良厚衆咸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遷掌衛事至都督僉事乃卒楊俗亦仕至都指揮代彬者都指揮同知牛循中貴人玉猶子也亡何竟代循者都指揮使朱驥驥始以父任百戶家貧未娶落魄不爲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往而候掃求謙出見向其貌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

箕箒可乎驥與謝不敢夫人恚曰老誖生女不嫁官
人乃得窮非耶少保笑謂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
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
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貴矣前是錦衣帥理
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頗司察京邑不軌亡命盜
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職專賊曹號東
西司房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駔位者比比也而
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
領廠事所統緹騎八十人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

察由人帷簿閫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徑至　上御所稍稍出衛上矣　憲宗朝　上幸太監汪直欲銳寵之别爲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邏得糺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嘗入郎署縱掠郎至死擅乘傳凌漕河人陪京而縛留守太臣海内皆惕搖乎士論東廠部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騎逆自斂不敢有所爲而其帥如李成李珍趙鑑亦後先逡逡守祿俸而已

戲　上大悅絶愛幸之賜國姓命爲義子俄進指揮
使領衛事詔獄緹騎刺發悉隸屬焉凡所從幸南
海北苑網魚兎射狐豕于猛獸出上谷西之雲中穿
塞直抵延綏徑　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永安亦賜姓
官至右都督寧遷爲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肆厥威
澤所顧指諸司扵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戎意開向背
者輒取　中旨行之而虛洪亦用寧力進秩將填金
齒嘗故勘殺平人二猳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
發寧以屬御史唐龍龍不承抵洪罪寧憾之謀未有

以中也寧故繇中貴人進乎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
爲恭謹叩頭稱死罪　上嘗怒中貴人張永欲殺之
是太后爲請不能得貸客居間屬寧寧曰吾力能得
之顧諸公居一何魚肉我耶乃宛轉爲　上解永果
免中貴人則改事事寧矣而諸省總鎮監鎗將撫貂
璫大臣請事者以萬金爲薄擲弗顧然寧所進江彬
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能以謹身和柔媚　上而
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夜搆傾寧居無何寧
王宸濠反謀事連寧下　朝堂按問具狀會　肅皇帝

立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貪緣中人丑號義子濁

亂國姓玷污天秩詭所厮使同於山獄及非受 上

云何許稱得請或以授王綸或予寫御筆前後傳奉

大小職官存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珉與亢巨百萬

其姻族錢永安子傑等貫魚驟進翼虎自肥咸辱國

姓至都督都指揮等官故寧厥人旋豢以夜護衛請

行萬金寧爲下兵部名之例授阿錯故滋叛柄又以

按察副使胡世寧條列厥人不法狀厥人恐復行五

千金寧捕世寧下獄煉質萬方遁成遼左 上未有

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疏且非次不當立欲伺　上間
內入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爲契約假以進香取留
報庶人金玉帶各二副裝七寶帶一奇綃綵十爲御
書加附詭言　上賜庶人大喜列牙受賀令其國僚
衣紅四十餘日庶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曾御
史簫儀發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寄甚寧信
曰號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庶人反令
進寧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狀宜據法燦裂夷三
族上少長皆棄死　詔曰可籍其宗黃金可萬斤白

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獅蠻帶二束祖母
綠佛像二胡椒千五百石他奇珍寶器用名畫稱
是斤寶閣宅直三十萬萬計皆盜縣官二歲賦錢承
安等皆從坐誅寧爲人狡陽敬禮士大夫樂施予雖
誅人頗有稱惜之者　上旣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
學士楊廷和等合奏輔政　詔下革傳奉遷者錦衣
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
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
者都指揮駱安等與興國從起相半而大禮議起哥

能遷爲指揮僉事能遷者淸平人素險猾亡賴多計數 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 上時下群臣議崇 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璁桂萼言 上質 獻皇子何以考 孝宗宜考 獻皇帝 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崔文有所窺見疏稱璁萼議是當聽 上前以逐二三大臣而召璁萼等議大禮成能遷亦得擢指揮僉鎭撫事而會 上修明倫大典欲盡列其疏不得怨望疏言臣爲 上推孝思明典制功甚大爲奸臣張璁

桂萼所忌紬弗錄仰二臣非弗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傅
備門衛之符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
且詹事黃綰私漸建伯王守仁為行賂璁以萬計許
大用守仁請恩賜罷　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選謫
誣妄獄上杖之百戍嶺南尋瘐死天下快之未幾王
佐為都指揮使領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
累遷督漕參將佐為人謙愿有志介嫻射便騎以刀
筆吏能稱也然特　時援古義　昭聖皇太后弟昌國
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

明法警之　上以春朝　慈慶不爲禮銜鶴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爲御史論抵罪繫待决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逆　上意與其儕僞爲疏草恫喝鶴齡得且萬金矣鶴齡不勝賂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魘咒咀　上盜内藏金寶通　慈慶侍人至相與爲巫蠱以急變聞　上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國東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佐繆爲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報可佐以三木囊

東山等關門外邸之不及旬悉死是舉也中外以佐
安 慈慶曲成 上考稱社稷臣云而佐竟以憂思
過度得疾死 詔贈二階爲左都督代佐者陸松故
從 上興國衛士也頗諳信識大體於 上怨時時
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松者陳寅寅亦
興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飭耳不能有
所上下於世寡稱焉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工畢遷後
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 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
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

炳少以力幹稱强敏通書數嘗一登武舉遂自指揮數遷爲左都督或云炳嘗從　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　上出於熖　上心德之不欲顯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驟貴擬他人莫測也炳既嫩起代父執衛政其同列皆父黨炳陽爲敬事之而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能得閣臣心以故日益重嘗摧殺兵馬指揮爲御史所繩　詔弗問大學士言故愛暱炳炳亦事之謹甚而亡何御史亂炳亂離政攬撈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炳行三千

金解救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炳楚士嘗大學士言
刺骨而嵩言與其同列嵩爭寵不勝兇炳合謀嵩發
言所與邊帥關節書 上怒為誅言大學士嵩更德
炳且奇之引與共籌筴矣炳所選用衛士緹騎皆長
安中大豪善把持長短者多布耳目所睥睨無不立
碎然其屬小犯法即置之死而炳方得幸 上言無
不從夕趨走陛下唯諾者晨拔與同列故其下甚畏
炳而嵩避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
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抑傲視大學士嵩蔑如也而

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鶩陰私繇病死炳即行其謀反狀族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者術握重自恣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惴惴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貴濫為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敬禮士大夫士大夫郎 上所甚恨下詔獄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 上怒解即賍成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驟得為紳間譽而

又善　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禮監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　上嬖倖之召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秩少傅食伯爵俸又旌選親騎驍勇者七十人別號神將領之而其所召募纖悉奏齊發關騎將超乘跡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萬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已縱其子攬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省事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跪門下者亦十之三四炳

所蓄金珠奇異以巨萬計甲第膏腴擅燕中而其歲出餽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特又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孝寬然長者不肯為屈得元相雖然炳既以勢望逼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能如希孝退徃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無慮嘗之嗚呼錦衣一桀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姦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叅綸綍不亦

殆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高忽麥祥黃浦此皆中貴人子弟節輿服肥酒食宮室苑囿聲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乃炳所羞接席者何足道哉

馬政志

吳郡歸有光

學者論官必本周禮周禮之書世或疑其與周制不合然文武周公之遺法亦頗可攷至言牧馬之事則夏官之屬曰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馬質其辨六馬之屬故爲天子十二閑馬六種也其職事有校左右馭夫至于皁師皆員選頒良馬養乘之簡馬三其良之數其政則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疾

則乘治之牧地則有厲禁有獨稅之頒有質馬之量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禁原蠶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佚特教駣攻駒散馬耳焚牧通淫而呂不韋月令季春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春別群則縶騰駒凡此皆自古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其術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內方千里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或謂

周蓋令民間養馬故其實不然丘甸之馬蓋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泉之區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人養馬穆王時造父御八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坰牧之盛衛文公騋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健馬其詩曰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騏騮是中

騎驪是騋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國各有馬至千
萬騎後秦併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
以百萬之師數進數却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漢初
高祖與匈奴冒頓遇當是時高祖被圍白登匈奴騎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
盡騂馬高祖以故大困時漢馬益乏故用婁敬之計
詘意和親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廄馬百餘匹孝武恃
中國富盛兩將軍出塞殺虜八九萬而漢馬死者十
餘萬漢亦以馬少無以復征其後天子為伐胡盛養

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其後大將軍驃騎將軍益出漢軍馬死者又十餘萬於是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其後車騎馬乏絶縣官無錢買馬乃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先是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宛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萄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

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其後天子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馬復令毋乏武備而已孝昭詔止民勿共出馬罷天下亭馬及馬弩關孝宣省乘輿馬及苑馬以備邊郡三輔傳馬至元成之世數詔減乘輿馬光武中興官皆省併太僕獨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和帝省減外廄及涼州諸苑馬其後世承華騄驥廄馬亦爲匹矣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至以代胡馬遂大耗故須假馬毋歸息諸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領若車府路軨騎馬駿

馬龍馬閑駒騊駼諸監廄皆內馬也邊群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堵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犍爲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魏晉以後迄于隋天下變故多矣兵所用而馬政未有聞惟獨魏馬自世祖平統萬乃以秦涼以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馬大蕃息至有百餘萬匹高祖置牧河陽常畜

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而河
西之牧愈蕃故天下稱跑馬之盛唐尚乘掌天子之
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
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廄一曰祥
麟二曰鳳苑每歲河隴群牧進其良以供御六閑馬
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
潰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此其官
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
官牧尉排馬牧長群頭有正有副凡群置長一人十

左長監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馬習上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
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地廣千里
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
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
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
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
左右因地爲之名簡足將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

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閑廄使又立四使南使在原州西使在臨洮軍東北二使皆寄理原州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有白馬諸坊樓煩玄池天池之監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請市馬六胡州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復蕃息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子以突厥款塞於受降城歲與之互市又市之河

東方朔隴右既雜胡馬種馬乃益壯天寶後戰馬動以萬計遂弱西北藉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平凉監牧猶得馬數萬軍以復振及吐蕃陷隴右苑牧馬皆沒焉其後水草腴田旋以予貧民及諸賜占幾千頃德宗命閑廄使張茂宗收故地民失業愁怨穆宗即位悉復還民太和七年監銀川監火氏與復開元天寶之舊矣他如蔡州龍陂襄州臨漢淮南臨海泉州萬安皆不足數也漢以來牧

皆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
馬特盛議者以為唐得人專其職也初置監牧秦渭
二州北會州南蘭州狄道西蕃跨隴西金城平凉天
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
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為
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苞絡也五代戰爭養馬之
政與祀宋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
改為天廄坊又改為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咸
平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為監

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監判官領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先是五代兼牧多廢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遣使歲市邊州馬開厩始備太宗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餘疋始分置諸坊國子博士李覺言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敵以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而市其馬然市馬之貲歲益而厩牧之數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

牧擇從馳逐水草騰駒遊牝順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馬牢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古者因田賦出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貨市於外夷而取乘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舊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昔猗頓窮士也聞朱公致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
而生息乎太宗嘉之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
書以來中國養馬蕃息不獨出於夷狄也秦之先非
子居犬丘好馬及畜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犬丘今之興平汧渭今之秦隴州
界也衛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國而詩人歌之曰騋牝
三千衛則今之衛州也而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
禽之業亦云駉駉牡馬魯今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今鎮定幷代也漢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玄池出名馬即今之幷嵐石隰也唐以沙苑最爲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皆古來牧馬之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衛邢洺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令群牧使都監判官分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四遠牧放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庶幾數年之後馬畜蕃盛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

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入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太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至和二年群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泊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

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頗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訪草

地有可以與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遣都官員外郎高訪等括河北得閑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約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疋草十六萬一千二百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閑有水旱無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與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徙牧放詔遣左右廂提點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委羣牧司審度存留有閑土即募

耕佃五年群牧司言凡牧一馬往來踐食占地五十畝諸監既無餘地難以募耕請存留如故廣平廢監先賦民者亦乞取還乃詔河北京東牧監帳管草地自今毋得縱人請射犯者論以違制初眞宗用群牧使趙安仁言改牧龍坊爲監仍鑄印給之於是河南爲洛陽監天雄軍大名爲大名監洺州爲廣平監衛州爲淇水監鄭州爲廣武監同州爲沙苑監相州爲安陽監澶州曰鎮寧滑州舊龍馬監曰靈昌通國初內有騏驥兩院天駟四監天廐二坊及上下監外則

河南北爲監者十二皆掌於群牧司乾興天聖間天
下兵久不用於是河南諸監皆廢其後議者謂河南
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乃詔復洛陽
單鎮以牧河北孳生馬其後復廣平監以趙州牧馬
隸之又以原武爲單鎮移于長葛蓋自宋興以來至
于仁祖天下號稱治平而法度常至于不能振舉而
馬政亦多廢神宗以王安石爲相銳然有志于天下
之治遂多所更張熙寧以來乃有保馬戶馬其後又
變而爲給地牧馬初神宗患馬政之不善詔曰方今

馬政不修吏無著効責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于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

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
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
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
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
使副都監判官以領概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
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蕃息今宜分置
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以劉航崔台
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凡
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行者諸官吏若牧

州縣令佐相委監牧使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置時上方罷息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國用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遂選其善馬而以其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以給市易本錢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先是河北察訪使曾孝寬言廢監中當諭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之然終未行之於是始行戶馬法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

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産
市馬坊郭家産及三千緡鄉邨五千緡若坊郭鄉邨
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
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
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路皆行戶馬法
矣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
王安石謂令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
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
利已而得駒庳劣亡失者責償蕃部皆苦之其法寖廢

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徼諸蕃部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而戶馬更爲保馬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

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丘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

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

減馬軍五千匹即與騎兵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為限於理為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

二以敎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敎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罷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邨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

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先是西方用
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是年遂
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
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
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
不復補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
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
不產馬民又貧乏甚苦之八年京東西既更爲保馬
諸路養馬指揮亦罷其後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

之意云九年提舉開封府界蔡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育馬省於輸藁雖不給錢布而願爲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藁二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哲宗嗣位言新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期公

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既罷保馬於是議興廢監以復舊制詔庫部郎中郭茂恂視陝西河東所當置監尋又下河北陝西轉運提點刑獄司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聞將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計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

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洺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棚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況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初熙寧中併天駟四監爲二而左右天廐坊亦罷至是復左右天廐坊紹聖初用事者更以其意爲廢置而時議復變太僕寺言府界牧田占佃之外尚

存三千餘頃議復畿內學生十監後二年而給地牧馬之政行矣先是知任縣韓筠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授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爲優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至百餘萬元祐初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元豐熙寧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爲費不

責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左右廂今歲籍馬
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他
監今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
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
矣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其初始於邢州
守令之請未嘗下監司詳度諸路各有利害既不可
知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
而亡失責償為錢四五十千恐非人情所願言竟不
行四年遂廢淇水單鎮安陽洛陽原武監罷提點所

及左右廂惟存東平沙苑二監同知樞密院曾布自叙其事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既以租錢置蕃落十指揮於陜西養馬三千五百又人戶願養者亦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於舊監而所省官吏之費非一逝世良法未之能及時三省皆稱善其後沙苑復隸陜西買馬監牧司而東平監仍廢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

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十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於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候見實利則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推行時熙河路蘭湟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毋收三駒以

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之四年復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復京東平監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給地牧馬復罷東平監宣和二年詔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田及置監處並如舊制又復東平監給地牧馬始於紹聖至政和時蔡京秉政行之益力京罷而復廢六年又詔立賞格應牧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

白既准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選官然北方有事而馬政亦急矣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始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之馬猶可具也然時巳不能盡行其說矣前史言牧政者唯宋爲詳其出牧上槽芻秣棚井息耗多與今同以世近也語在兵志故不論獨戶馬保

馬餘地牧馬猶爲後世害故備著焉欲令議馬政者知其所以利害之實也益自熙豐變法以至崇宣小人在位亟復亟變迄無善政而宋隨以亡渡江以後頗置監牧而江南多水田其後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大爲民患郢鄂之間亦嘗置監牧然皆不可用而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宋初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場市蕃漢馬團綱遣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陜西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哀金益之曰馬社軍與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洪熙寧共間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亹府河西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威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

安保德軍其後罷場則又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大氐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至萬七千一百匹秦州券馬歲置萬五千匹元豐四年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用自是蕃馬至者稍衆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不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

有司苟於目前近利不顧悠久深害三省其謹守已行冊輒變亂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宋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郵良健可備行陣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格黎叙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宋自熙寧末變法以前然苑馬之

政亦未稱善蓋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繫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其後周孝王封犬丘非子曰栢翳其後世亦爲朕息馬也古有豢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掌畜掌養馬而阜蕃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馴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胡兒項髻徒跣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

況置之磽歷無所穀畜或禾稼稻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奔逞非所以適其走壙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此馬之真性也元起于北遂以弓馬之利混一天下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其牧人曰哈赤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醞都之馬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

外取其肥可挏乳者以行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醞都來京師醞都者承乳車之名也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群二十有二儀眞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群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九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陜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塲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

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太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雁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為已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胡或有占為已草場山場者諭之　上又以孳

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可一日無茶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

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
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蕃夷坐收其利
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
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蕃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
絕姦欺勑兵部諭川陝守邊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
遣僧官著藏十等往西番申諭之時　晉王威統
軍行邊出開平數百里　上聞之遣人以勑往諭之
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
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

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過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于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傑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吾用兵一世而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於和林此益

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廣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禍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于北鄙之慮尤加慎密爾能聽朕之訓明于事勢雖不能勝彼亦不能爲我邊患矣　太祖既驅元主遁幕北已無復窮追之意而殘元遺孽不能無犯境　諸王往往輕出塞　上任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番茶馬定金牌之制令重臣招諭蕃胡之勝兵在馬中國非多馬亦不能搏胡唯自守則步卒

可用且驅之出境而已實帝王禦戎上策也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爲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楊州廬州鳳陽州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贊曰易稱乾爲馬其於孫離言馬不一馬之用大矣余從太史問 皇朝馬事自洪武以來畧知其本始作馬政志

冀越通

吳興唐樞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京其餘氣爲東夷冀都自雲中上黨博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故堯舜禹都之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河且徙而南氣大洩燕京氣非隴結下沙轉少又游離單薄時或山東泉淵潰水何賴而河徙而南同之中絡發崑崙東南至岷山

由蜀隴轉北而東為終南長安之地也金城四塞以為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輳人後世費繁今能處之邪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既繁是謂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周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為用古今所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邊河江前向華座賢貴凝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脈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過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為西戎直南折而東為五嶺其餘氣為南嶽復折而

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吳閩越大戰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惟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凝溯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一大都會於今日其金陵也乎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不能用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乃河大勢不拱東嚮木立秦淮河不溯邪滿尚微故建康俗狃於自便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集

貨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曠百世相感不爾則中絡爲河截所在其汴淮江漢之間乎金陵爲南京汴梁爲北京國初深見也北畿防禦之勢、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聯達之道也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欲聯屬兩京以制天下宜於楊州臨淮徐州置重臣

鎮之其聯屬徐臨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樞其聯屬揚徐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樞臨為梁冀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

大同宣府為最重兩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之患急援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内此外沙漠一望故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雁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寇為太原緊要之地

永寧城四海治龍門所一帶最單薄以朶顏爲藩籬而黄花鎮且無厚戍鎖鑰北門能免杞人胠篋之虞邪

遼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遼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黄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貧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顏不可不設圖以處吉囊之患雖緩而重意者河套不可不從將而復

都全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關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關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撫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撫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捍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

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因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粤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越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乜中南北衢道水陸後世議都者舍金陵其庶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諸侯則王畿無悄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鴻溝畫界鴻溝已各留

意大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制於外是故勝地如因燕薊固絳灤則彰德衛輝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因襄黃則南汝無南憂因臨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貢朝會之便求無所滯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海又云塞北江南又云有二山河為南北兩山脈會至能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壩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寒鋪為雲決渠成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惜其合西安每地多遺利耳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衛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為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顏故本鎮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酋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滯於

鹽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湖河川寔為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凡邊牆水口
俱然可容無虞乎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舊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
為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
住牧今其為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
即郎阿兒曰十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榆林敵延安花馬池敵慶陽固原敵平涼西寧敵河
洮莊浪敵臨洮岷文敵鞏昌靖虜敵會寧沙州敵甘

肅靈臺寧夏之援葭綏榆林之援蘭州河洮之援古浪涼州之援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畧也

榆林邊之耕牧籍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邊左烽墩五十六邊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邇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携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雄苦於撫猴彼戮者謂得百萬金

可克恢復之用矣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立西控吐蕃北隔胡虜南蔽羌戎歲糜邊費帑[illegible]且指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謂為王者不容已之事必輕而弗之理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提應寔陽方逼嶺神池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崎嵐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視鴈門似落寞耳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

三屯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南仰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誠京輔要地喜峯口朶顔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河關俱棄以與朶顔三衛住牧隔絶東西增費堡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遼關截守不亦快乎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金州爲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於南蒙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分守住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爲郡縣自置衛之後人多僑居生聚稍減今量自在安樂兩州以處徙徙要之术是以議處近年點卒內叛今叅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顯迹容徐徐俔之邪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天全黎州當其西雅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質慈教大行法令飭嚴行人所利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無紀況以重險隔之爲力又易南隣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几上肉耳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龍溪綿漢彭石重重遮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内作地饒兵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階文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儘兵東守瞿唐事

未易成也

海運僅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北兩險多礁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柂處北洋之腹宜無姑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欲則右灘水及沽尤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修糜鉅稍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為也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

海自遼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
北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使無量惜歲久盡
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之
若工浩且入渦便安未及告成此議不可終已也
山東青登萊三府隙地甚多皆可耕之所人事不修
溝渰不立一雨成漫而旱則赤地千里雖古河渠俱
堙置沃壤無所用可惜也元虞集之議至今可行
福建僻阻海濱危關族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陟
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為上四府據上流福

興泉漳爲下四府瀕海設都司十一衛於下所以防海設行都司五衛一所於上所以防關海重於備倭琉球次之而我民盜海皆漳則爲甚關大則崇安之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關分水由江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由建昌以越邵武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霑益所隸貴州關行道也四川黃平所隸貴州原夾防也

河南汝寧所隸中都守鳳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
重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荊也山西平定
所隸後軍護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
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
關戍也安慶諸衛隸南京連吳楚也
四川馬湖敘州二府通臨蠻係華與夷雜處瀘州不
雜夷實股夷警戍都司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
雅州亦雜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
蠻夷雜處順間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

民殷諸府爲然當是海內樂土而馬湖敘州蓋界次之矣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爲苑戎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限外隱穽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爲蕃十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自淮里關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

州其門庭顯禍乎
無襄陽則荆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楚不得以奠枕

邊紀畧

海鹽鄭曉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閼狄蔽華將用大矣夫重險由乎天造掌固存乎人謀自古在昔險壞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為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徃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
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拖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拒四海冶嘲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忽諸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郎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砕伐條枚株木日踈薄樹渠藩塞豈無謂邪紫荆倒爲二關隘口旣多守備不能專内連中山保塞滱淵古燕趙之郊平爽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勝騎兵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名遂入齊豫己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荆窺臨清者不有節庵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荆策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逐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寧武諸營堡不堪險隘虜往往由嶠麥川野豬口等

處入頻女畜産贍遂巳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東偏河西東北時時備大同用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境西盡黃河之濱

遼東西渤碣之吞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關醫無閭長白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灣蓋金以西接盧龍可度登萊泛吳浙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

市之旗寨奚夷彼遂枝以邀我我亦以官市縻之而奸闌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遠東西兩屯烟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北益聚兵兵食益寡開原三城三面受敵六堡雖復二虜輒巢瀋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否即禁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袋破不可言撫順通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雖於斥堠瀋陽雖有關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

壁戰東陲鴉鶻鎖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注海濡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據居庸北拆而東南抵海上盡漁陽盧龍塞皆其管內舩泛登萊路走趙魏肩肘奚遼襟帶原濕馮翊京師號稱雄鎮又地壤深厚樹畜魚鹽黍稷之利甲於斯內天壽山七陵在焉予嘗謁長陵登山北望邊關可順風而呼也己巳之變祠官不能至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增埤繕陴於斯爲急喜峰稍深峻山海有鑰遼東西燕河太平寨馬

蘭峪客雲四營聲勢相接虜即入中兩營當有衛燕河密雲相掎角遵化三屯建昌因其內防永平梁城間無虜患亦無海寇薊州轉布粟遮洋猶海運也典營諸衛初隸北平行都司列守大寧大寧在諸關山外西北接宣府東北抵遼陽千里山盤水匯可廬而居既棄其地界山戎我遂失外險山戎故係塞北結媚大種鬬我東鄙慎哉慎哉

高皇帝永清四海傳檄驅胡規鄂逐于前宋涼蹴于後當是時胡運已衰然猶伏我障附掩我將校 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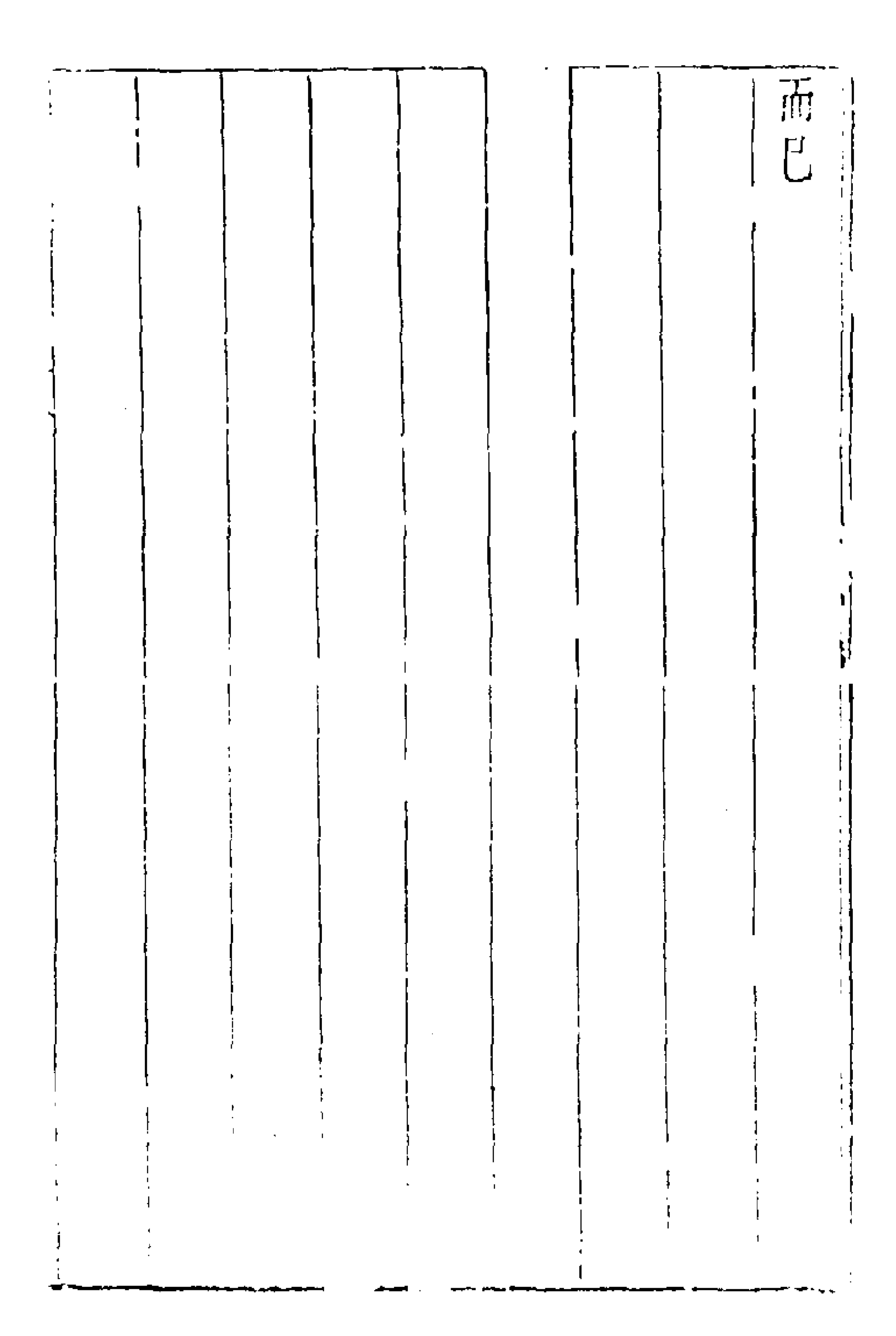
于元侯作鎮開府周匝三垂選練士馬日夜防警羽檄南馳殆無虛日　高皇帝垂訓　後皇將備西北敵慮遠矣靖難之後臚朐挫跌五帥不還　文皇赫怒親征四征雖嘗蹂虜庭降名王俘其輜畜而我之財力亦已大窘至于末歲猶議勤兵廷臣力阻　上意遂堅討從總繫于掖庭本兵雖經于私第榆木之變雖悔曷追　宣宗時出近郊大蒐講武喜峯之役薄伐出戎而已正統十餘年間貢使往來好語相怵設市親于漢娵委賜物于宋幣戎心役焉覬覦非望

重以奄寺賜張柄臣首鼠恒墉既潰羈靮弗虔卒致
六師失次將相與尸御馬被遮四郊多壘三陵撤祀
萬維幾揺賴天之靈　景皇知人善任文武大臣艱
難宣力禹冉遄歸竟封如故虜亦散亂叛弑相尋我
得寧輯顧其書詞桀傲使介驕凌稍示包荒治以不
治稽天順時我懷平城之警虜邀呼韓之隙雖有寇
掠亦能捍禦迨至成化諸酋競起分部爭雄各據水
草殘我邊郡河套沃土棄為虜巢威寧之捷足稱敵
愾顧茲讒口反謂貪功刀筆因而彈文干城為之解

體不惟大寧興和開平已非我有朔方河南亦非職方之舊而河西遼東微外城郭諸國堡塞奚夷漸亦攜貳於是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中國益困以故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齎廬王璽書勑錫之綺繡縻以官封苟羈馭有方彼狎其餌吾峻其防亭堠不驚耕牧自便遲以數年虜將耗鈍我益富強此計之得者也於時許進行之大同三年三貢費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而議者又謂虜入邊塞經關隘扣關

庭知我地利闕我兵力晉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
閉關却貢專意内修己未庚申妖驟昴北上谷雲中
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郎議征討劉大夏
面陳利害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
庚寅之故不貽己巳之憂乎比至正德河東陜西鴈
門以北歲有虜患隱敗冒功上下欺蔽修攘無策盜
賊四起宗藩再變　今上躬神聖之資乘鼎革之會
順治威嚴化洽内外蠢茲醜虜曾何足慮或謂近日
諸虜解讐結好更入迭出罷我奔命且進退分合頗

有紀律而又納我逋人巧爲間諜混迹市廛至窺京甸徃歲越大同逾鴈門經太原掠上黨踰平陽近復度紫荆逼居庸泰中隴西去京已遠即殺掠人畜數萬不以聞也乃役役焉議兵食戰守通貢互市亦其細耳嗟乎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柝不施于薊北漢開疆于衛霍唐襞國于安史豈若我　朝山川綢繆巳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益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　今日者也善爲國者特加之意



而已

制府雜錄

明 楊一清

初予致政家居强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難退今既得謝不患於無復起之日而患其有復起之機比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晟曰 朝廷以 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强汝南人予提學時爲眞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道義不及此顧予西事甫定旋被 召命屢辭不獲媿負忠言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横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亾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爲脱禍計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千兩鎮廵倍之官軍俸廩芻糧經年不得給千戸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廵供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作虐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擢廵撫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抵鎮安素

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
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箠撻者多無完膚
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又復嚴急錦丱等遂激衆
爲亂諸臣皆遇害四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被
管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
不察和出一口後李姜俱沾䘏典惟學既被䕃錄又
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皆謀已非一歲惟學蒞任未
及兩月況比併公務比之朘削私用者有間矣作惡
者何人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寃哉蓋亂臣賊子必假

藉事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是時惟學雖賢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既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之不肯入其所部兵鬨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紿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陜西總兵曹雄在固原聞變即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黄正統遊兵三千人靈州以固土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刻期進討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密燒大壩捲埽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州守備史鏞韭

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鬪而櫂領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鏞潛通仇鉞書謂河東大兵已集以某日渡河俾鉞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名天下而發蹤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巳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揣度世事多曲中又樂爲義舉陝西故李叅政崙孔主事琦家貧其妻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䘏其家以勸廉官從之益出

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徹先被逮　詔獄貧無銖兩
之資謙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家類此者
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恃其才智頗輕世傲
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禍然至締兒女
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之卒以黨惡被收
乃爲怨家所忌箠死獄中傷哉予致仕家居時　廷
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復
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日陝
西人才連茹而起山川之不幸也遂不留三五輩以

爲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將來矣夫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自料自處顧若是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漫營習陣日紛紛閱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閱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昔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胡虜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與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

擣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
秋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
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與武慟哉寻誠書生不諳
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毎諭諸將
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
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為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
功者可以鑑矣

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輙斥璫曰天下事被伊壞

得如此時瑾燄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
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
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
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男劉奎
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忝
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
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予恐嫌隙
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爲帷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
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

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　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璀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為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　[illegible]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銃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來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

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葦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為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聚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懾予喜曰破大敵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 大衆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自後陝城所在俱習用以

爲帶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予曰前歲大兵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切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移二遊擊被兵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

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衙
三疊陣畢再銜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
五行營又合爲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
而不鋏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至倉卒之間
就於腳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捺
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
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局局皆新如此操演
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陳而入太容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為營行則為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疏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　敵不過如此雖塘夜不收

[illegible]人務尋人　撚作眞　形狀若無眞　衣

兵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　難間聲勢兇

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

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

或來或去或衝其前條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

上皆弓總　務時軍令才尚書之見喻者以此知兵

者或以爲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嘗

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參將閥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遡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幗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其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宜區別若混為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

敵接戰怯者先逃率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爲所累故選鋒爲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矣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擅者定爲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爲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爲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爲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爲第五等一等選備奇

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匀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膂力骨柔者善用鉤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　中來習知　事者善　語者腳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覘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戇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

符有一長供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發籍定與操
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
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擬行而召命下矣始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
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
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
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
強人弱馬可前而入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

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愼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背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癘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

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
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
無笑者幾希矣

明　賀欽

九月某日清河羊山之戰兵見我軍奮勇追之卽退遁追者歸輒隨之有軍士數人謀曰此有溝可伏兵汝等牽我數人之馬歸我輩伏之渠彼躡爾後伺其至伏起射之爾等反兵追之　可得也謀出於下非將令也無人爲牽其馬且恐歸者不返援之也事遂不成羊山戰勝歸有兵二十餘人隨我軍之後至堦下我軍入境人始歸軍士有云若此緩緩與敵更還

百千精騎入境而西復出而東自後攻之首尾夾擊彼將安往惜乎不能也二事皆出在下之謀以此見爲將者當廣詢博訪云

成化丁亥都憲李秉中東征日聞有兵至空室以遁有一勇健壯夫夜操兵坐其室寂若無人靜以伺之一潛歸視其室入戶壯夫從旁擊殺之至明擊數賊首歸

撫順有百戶某夜當上城疑其妻有淫行欲伺察殺之取所佩腰刀以往至城上見賊有登城者將踰女

墻百戶以刀斫之墮而死視之乃一[illegible]也使其無刀非特不能殺賊反爲賊所害而禍及一城矣百戶之以刀自隨固非爲巡城而然然巡城者之不可無兵也如此

山東竹家庄長壯男子不在舍萊州兵至驅其妻子去三數日壯者皆歸室皆空矣無以爲生欲傭工於人弗售乃謀入一地伺之見其妻出汲客約夜以薪積舍戶外焚之并積薪以焚其屋角火發賊驚覺裸躰起出戶壯者射之賊皆死挈其妻子取賊所有歸是

後他賊聞之不敢過其庄云

搭山所有江總旗者名通勇健善射刺榆堡之敗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之馬皆不能及通曰余走則脫矣餘皆不免人手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命其九人曰此吾人死所也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其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中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乘勝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此通之力也

遼陽東山人人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惟三四婦人耳兵不知虛實不敢入其室於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兩婦引繩一婦安矢於繩自窗棚而射之數矢賊猶不退矢竭矣乃大聲詭呼曰取箭來自棚上以麻楷一束擲之地作矢聲賊驚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聞有屯卒有戍沙河者軍敗兵將脫取其甲胄衣服而殺之其人自分必死奮然取所佩銅銃擊之碎其首而死兵恨亂斫死之

戊午九月二十七日射西門外會高姓舍人自云貼邊十許日歸貼邊亦虛應故事耳遣去貼邊者多有疾生瘡者無瘧疾者類多軟懦不能弓矢間有勇捷能射者不多也自言渠咕某臺臺軍五名三爲南人二人取米賊來攻貼邊軍二名各持一牌自衛反命南人射南人辭不能而持牌者竟亦不射守臺貼臺者俱不精如此可乎

九月西門外習射會二舍人自貼邊始回云前日某千戸寧某等十人往貼邊見某不任辛苦一術命某

歸余曰汝貼何臺曰清水臺軍俱被　夫却道人貼之臺軍必可以貼貼臺無人矣貼者能獨居乎名曰貼耳寔不往也可居處居之耳

九月二十八日賊城臺上有數十人攻之守臺劉百户者率臺軍禦之射死二賊一馬賊曰我三宿內多來報讐劉患之預從他臺越二日賊衆果來約三百餘攻圍其臺見無人也上臺毀其屋破其爨而去當時若伏一二百勇健者臺旁屯兵馬十許里外應之取勝必矣

爲將者當用勇敢智謀忠義之士爲腹心頭目手足之任勇敢者不退縮智謀者能料敵忠義者能爲國而不爲家爲君而不爲身所益多矣若或所用失人懦弱者先退避以爲民望無謀者卒迷惑以失事機不忠不義者惟利是貪而已豈知忠君報國親上死長之道哉將之用人誠不可不愼也

一隊官軍二十五人多者不過十四五人少者僅得五七人而已餘皆入私門矣軍政如此望其克敵不亦難哉

經年不揀兵何由精兵壯貴操演訓練使有勇知方可也

賞罰不明則軍士孰肯用命

當殺賊時則退縮不進人得賊首則從而妄爭焉其無勇無耻亦甚矣哉

一人斬賊數十百人聚而爭奪之壓斬者氣不得出幾至於死既解斬賊首者雖負痛以獲功故亦言爲將者明知之而不究亦何以懲後耶謂治爭奪者之罪使有所戒庶後有賊人各奮勇殺之不至叢於一

反傷吾人而失脫當斬之賊也

斬賊爭奪由狩獵爭奪而然能禁狩獵之爭奪則斬賊之爭奪自息矣

邊城濠之外當築土牆圍之屯糧周恪日常省視以防越城之盜濠當注水環之不容盜也

河口之功逆天者至殺漢人以圖功主者不即將驗首級二三日猶役兵主以故逆天者得肆其奸虐南城上上城無日者方氏夜爲人所其首去數日棄出之驗不過照爲人所識故耳有賈姓者爲人所其首

身屍支解盛以布袋棄之東北城僻處來三者爲人斫其首後棄其屍城東南惟此賊被獲伏罪旗纛廟殺死一男子無首東門外内官園井中一死人無首獄中二人不得死罪者病死日久將亦割其首後數日棄一首於分司南李氏院中奉國井中汲水得一死女子屍無首可十許歲城西河沙洲上水激出一死屍亦無首亦可十餘歲河北岸有一男子屍無首初見者再往止有血盤無屍相拖入水中矣方驗功將有持男子首髮短而盡白乃漢人首再驗無之有

衆見綱巾痕者有小兒首髮未經剃者有剜去其炙
盤者有烟火薰其綱痕致令漆黑者石家堡孫某者
年前歲以棺盛置堡外待吉日下葬厥子聞時變不
善日往守之一日早往見棺毀其堵頭屍半出無首
矣不敢聲冤賊因是焚之印氏有猾者又與一小厮
爲虜寧人馬挾至曹家堡何中初以繩札其口不令
得叫後殺其小厮猾者得歸言不能明惟以手作勢
數月與言猶流淚後衛衙中一小厮爲人割其首云
是民史之弟三堂親驗功於義州時有數人買漢人

首者呼不至恐事發故耳後於廣寧竟成之此決非
虜首無疑者當時得功有此逆天悖理之徒作亂如
此而在位者不加意究竟恐懷其功余曰功自功罪
自罪兩不相妨小人無知乘機造禍非上人使然然
無聽信者余曰譬之一定銀十兩雜以二三兩銅是
假銀矣若能提出其銅雖止七兩一定是真銀矣聽
者不之信漫記之于此俟後日天道報復云有所聞
見查究寔者如此其數傳聞未經究寔尤多
懷柔伯在任當久雨時遣人呼王馬陳曾許等五六

千百戶語之曰連日雨我日日心在邊上幾囘汝等可各往某處治其水口愼哉　朝廷疆界施某地方累及爾等往治數日畢功歸乃設酒筵之日　朝廷疆土施某地方累及汝等歆畢遣之後來將官慮及邊事既少而禮接下僚者尤不多見也人或舉此告之則拒而不信或信之反輕其爲失威嚴也

紀信陜西郡縣軍餘曉暢軍法自尚書用兵陜西嘗信任之

翁泰李錦咸寧學生治周易有學識持身不苟李嘗

寓京師有王千戶者聞其賢欲以爲贅婿不從右三

人間之工科高文著

文禧蘇州崑山學生制行不苟有不樂科舉意聞之

同年徐文亮云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

里爲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讀書解

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有小異云

韓先生幼倫通州衛千戶兄嘗業舉子以有司待士

之薄遂絕意不爲閉戶讀書以著述自樂右二人聞

之蕭文明先生云

御史張寧雲南人嘗按福建有一縣丞一驛丞素貪暴善逢迎賄結上司以故歷數年巡按按察官爲所誘不能去張始至首究治之奪其官由是福建之貪酷不職者卒多望風遯去一日在科中與丘掌科論及風憲官丘誦張之風力如此且曰吾今肆拾餘所見御史惟此一人因又嘆人才之難也

章德懋云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最能警發人又曰當以西銘爲心腹又嘗言人如何得爲御史給事

中既得之若不言却是蹉過了也

謝元吉言人看聖賢之書當如看相書然乃有益人觀相書如言鼻高隆耶低折耶高隆則喜不然則憂矣如言面正滿則吉偏狹則凶以鏡照面自考曰我面正滿耶偏狹耶正滿則喜不然則憂矣讀聖賢書如言仁義言禮智與夫不仁非義違禮弗智一一自省於身我果有是善我果無是惡耶以是而爲憂喜以致思齊自省之力則庶幾其有益不然雖誦之甚習記之甚富亦何益於進修哉

戊午八月丁卯自二十日起至今九月一日西邊太安綏遠等處臺空兵人無日不來窺竊或十許人或二三十五七十或百人晝夜圍繞攻擊或踰牆或半日夜不勝乃退轆軸山臺戍守百戶張欽初與之答話　虜頭射之中右手背張驚曰兵作反矣呼其卒取甲披之未及披左肩又被一矢張以矢禦之一賊從旁石崖伺張不見欲射之張一矢中之墜崖衆攻之愈力張卒有欲射者張止之曰汝射不力為所輕侮長賊氣且喪矢其人從之張發百餘矢中之死傷

之者數人矢竭矣吾人被傷者三四人賊猶不退張曰賊若再攻不已吾無矢以敵之不免死矣丈夫不死賊手吾當自刎汝曹自力也俄而賊退次日賊復增騎來張以其臺不可守且力薄率其卒趨隣臺以避之賊見其臺無人乃攻圍隣臺禦敵經時不退官軍將至人望見乃解退之

所管之人教訓須常以忠君孝親報本道理及進止擊刺之法屢發警告之不厭煩可也

年年有　　救燒荒去邦境外荒艸使之遠遁如何有

燒裏荒之理我曾面見都司王備禦大人他說不曾燒賢婿可自斟酌他日城中無燒柴牛馬無穀草要荒草用修邊人馬用柴草何以得之又射箭一事賢婿莫道我已能射要必步下馬上日日習之軍士當以敵愾爲心於武藝固當致精而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專專以武爲念可也講求陣法攻戰擊刺奮忠立節除患安邊一切着實事務雖戲劇亦以武事如李廣好射席間亦以射爲戲且凡飲酒看戲又皆取忠勇者詞曲談話亦然久之成俗人人皆忠勇向

義於安邊何難哉

往年巡總　軍令凡一應官軍舍餘人等出城者必

操弓矢無者不放出駕使牛車者毋車必兩人持弓

矢方得出至今人稱其善

征藩功次

餘姚王守仁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勦防
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
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
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傑吉
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

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廵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
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咨哨官兵
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録
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
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
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
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
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
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

行去後令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
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
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
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
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
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
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奏有紀功之命但
照本職欽奉
勑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

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
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開等第亦自可見除
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
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
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

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

城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

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

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

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　南

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列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

縣知縣顧佖　袁州府推官陳榕　南昌府
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
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鉛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
縣知縣譚秳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

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
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
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
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琛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柰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

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
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翔　贛州府興國縣主
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
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祿　南昌府南
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
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甯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
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洊可編修鄒守
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
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黃繡　閒住知府劉
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薦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

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illegible]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

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

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承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

瓛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

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

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

被脅被 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

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

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

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　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

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幷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

首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幷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驢騾一十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兵符節制

餘姚王守仁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

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戸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

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十家牌法

餘姚王守仁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輙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某所總旗小旗

某下匠戶則云某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

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

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

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官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皆

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 某項官見任致仕 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 某處生 員吏典

某 治何生業成丁未成 丁或任何處經營　某 見當某 差役

某 有何技能 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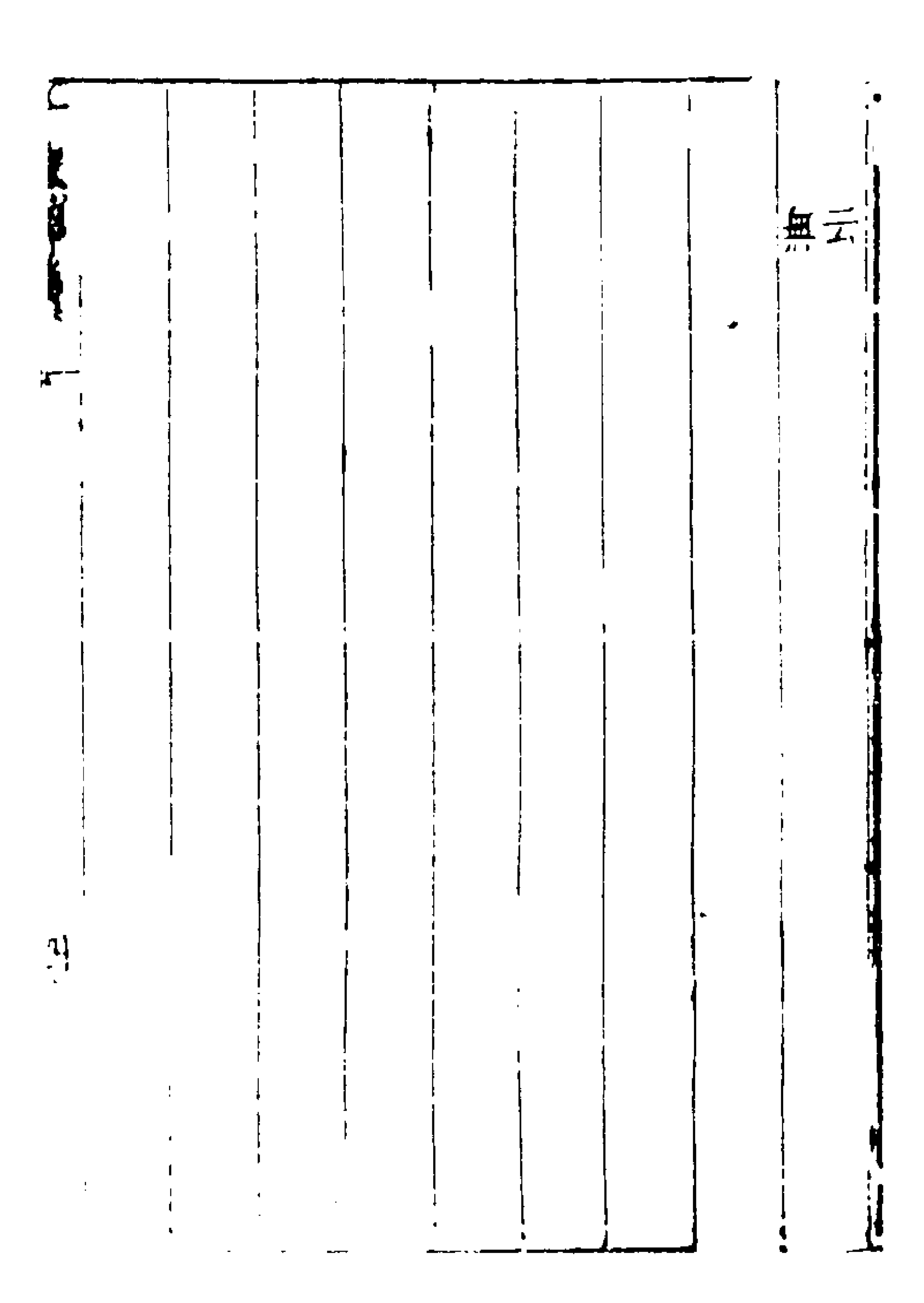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濶量添行格

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 係自己屋或 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 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 名開寫浮票寫帖客去則揭票



保民訓要

山陰劉宗周

順天府爲通行保甲以安地方事照得弭盜安民莫善于保甲而一切教化即寓于其中古之君子常熟講而施行之邇者　已順一時城守之計頗恃以無恐然第籠舉其端於法未悉也今特再爲申飭仰該司坊官以下一一遵守要于可久見

經題疏奉

旨着實舉行無或視爲文具倘行之不力使國家

不得收良法之效責有所歸三尺具在因揭其事

宜如左

計開

一保甲之籍

民　土著　流寓

士

農

工

商

庶人在官

道 妖道有禁

僧 遊僧有禁

優人 令班梨園有禁

樂戶 土娼有禁

流乞 奸細有查 凡流乞總甲收之各鋪房查其來歷冬月以官舖養之至春遣還原籍收管驅以方農其遠方者仍留鋪中聽其負開行乞死則埋之義塚殘疾者送入養院 在京制有播竿蠟燭等寺留養流乞

軍

屯軍

營軍 二軍除戰守有事外皆聽有司節制

十戶爲甲甲有長各戶互相親識以聽命于甲長 零戶隨寄 戶有戶票

十甲爲保保有長各甲互相親識以聽命于保長 零甲隨寄 甲有甲票

十保爲鄉鄉有長各保互相親識以聽命于鄉長 衆盃隨宜 保有保票

聚鄉爲坊坊有官各鄉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坊

官 鄉約有特制

五坊爲城城有司各坊互相親識以聽命于司

官

五城爲畿畿有 天子之守臣與院臣各城互

相親識以聽命于守臣院臣

城外爲郊郊外爲鄙鄙各有長各長遞相親識

分隸于國中之鄉長聽命于州縣官

一保甲之政

一曰火燭相誡

二日盜賊相禦

三日憂患相恤

四日喜慶相賀

五日德業相勸

六日過惡相規

凡一戶有事九戶趨之一甲有事九甲趨之一保有事九保趨之一鄉有事各鄉趨之小事聽鄉長處分大者聞于官匿不以聞者罪坐其長廢之若因而生事取戶甲一錢者即以

贓論

能舉一甲之政者署爲甲長其不能者保長聞于鄉而廢之

能舉一保之政者署爲保長其不能者鄉長聞于坊而廢之

能舉一鄉之政者本府旌以禮甚者奏　聞擢用其不能者坊官遍聞于本府廢之

能舉一坊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　朝陞爲司官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城之政者本府會城院薦于　朝另加

陞擢其不能者論劾廢之

能舉一府之政者惟　上所擢用其不能者自

劾待罪

保甲之教

一曰孝順父母

二曰尊敬長上

三曰和睦鄉里

四曰教訓子孫

五曰各安生理

六曰毋作非爲

右

聖諭六條每月各甲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每旬月各保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每朔

望日各鄉會司府一申飭簡其不肖者教之

凡鄉用木鐸徇于道路口宣六義以火夫司之

或殘疾失發之人代之

凡鄉旌善有錄記過有錄月朔會于衆而宣之

凡鄉終歲無訟者旌其鄉曰仁里鄉長紀錄早完官稅者旌其鄉爲義里鄉長紀錄

凡鄉立鄉學舉鄉師教其子弟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達于成德

凡民六德俱備者鄉舉里選之三德具者門旌以扁以孝爲主濟惡不才者至三犯法門辱以扁改過者除之高年有德者鄉飲賓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表著者特請朝命旌之

一保甲之禮

冠

並依文公家禮

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上下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　品官士庶巾帽不得飾玉結等物　庶民不許戴四方唐巾等巾士子不得服紅紫　庶人服色止許布褐紬絹素羅士庶妻女並不得僭用宮裝及圓領珠玉等飾

婚

並依文公家禮

不得論財　禁指腹割襟

喪

並參文公家禮

禁用浮圖

祭

並務文公家禮

飲

每春各保長會其甲長出錢少許歸鄉長賽于土穀飲福于社各戶復出錢少許歸甲長會飲于私家不得往還秋亦如之

射

每月朔望士習射于學宮齊民習射于別圃庶人在官者習射于公署皆令能者教不能

而官與長提督之如鄉射禮賞罰行焉郊外

則行以農隙

讀法

每鄉立鄉約所於便處懸

聖諭其上逢朔望約長率保甲各長拱候本府

官至肅拜

聖諭四拜禮畢各行參謁官府西向坐鄉長正

途士出身者東向坐以下皆拱立聽開講講

畢鄉長仍報一鄉善惡事跡禮畢而散

凡家庭尚親父老子當戶兄老弟執役

凡公庭尚賢各戶上甲長各甲上保長各保上

鄉長

凡鄉社尚齒甲長序于戶中保長序于甲中鄉

長序于保中

凡講約尚貴士讓其士先于農農先于工于賈

僧道之流引而進之優隸之徒賤而外之

凡道路男子繇左女子繇右徒步者讓負乘成

人者讓瞽疾

凡飲不至醉併不得過八觔（會親加一觔）

保甲之養

農田

稻　黍　稷　麥　菽（隨土所宜　月開水圳先講求何以備旱澇開荒者宜給牛種其[illegible]事宜備載保甲實務本末款中）

樹宅

桑　麻　木綿　棗　楊（蔬果隨土所宜）

春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耕毋月朔坊廂承

首轉相傳諭

夏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耔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秋令民畢出在野有事于穫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冬令民畢入在戶有事于蓋藏每月朔坊廂承
旨轉相傳諭
每甲推一二戶預蓄雞㹠一年煤芻一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貸于本甲
每保推一二戶預蓄雞㹠二年煤芻二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保

每鄉推一二戶預蓄雜糧三年煤觔三年遇歉

則以時價分賣于本鄉

每坊司以贖鍰買米積煤至冬月米給粥廠濟

貧煤以備不時之需

每州縣各設常平倉積穀待賑

凡秋成先上賦于官或長先期知會至期民各

輸如額後至者報名于官令鄉長決罰果係

寠乏令甲中富民質其戶產輸之其息視其

產所入

凡秋成未上賦先償私債者治富人以罪沒其貲入官代輸官稅者不在私債之例

凡鰥寡孤獨及有殘疾不能自養者鄉長報名人養濟院

凡四郊各立義塚貧民無依者死而官給槥埋之

一保甲之備

每戶備兵器一件木棍一條貧者止備木棍每

甲備鑼一面每保備牛三隻驘三頭每鄉備馬四匹弓矢二十副京城内不必備牛各州縣亦然驢隨用隨戶所有不足者補備

每甲選健丁三名每保選藝士二名每鄉選韜畧士一名

凡地方有警每甲養健丁三名日口糧三分每保養藝士二名糧倍之每鄉養韜畧士一名糧又倍之遞相部署受命于司城以居守器械馬匹惟其所用事已復初各村里仍聽自

相團練

凡郊以外遇警士民各以資糧運入城隨寄所親無親屬則寄官府惟身備計日之糧以待變避寇入城則聽其鄉長辨認而入各依所親遠方至者各依寺院無食者報名給食

每鄉遇夜輪一火夫鳴鑼直更口宣火燭六義以爲常

保甲之禁

一不許私自宮刑

一不許停喪娶妻

一不許同姓爲婚

一不許私娼賣姦

一不許婦女入廟（如東嶽戒壇混會九禁）

一不許宴集梨園

一不許聚衆說法

一不許教唆詞訟（如拴坐鋪房九禁）

一不許拏訛結把

一不許容留面生

一不許窩藏賭盜

一不許盛行齋醮

一不許越境燒香如鄭州廟會泰山進香南海齋僧尤禁

凡一戶犯禁九戶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一保容奸九保舉之一鄉容奸各鄉舉之司坊容奸上官舉之

附保甲牌式凡各戶以鄉長給票用私記各長用官票

某城　坊　鄉　保　甲　人　業係某籍

年　月　日來京自某坊徙至

父某 故某官 母某氏存

兄某 某業見住 某處生理 弟某 幾歲未成丁

妻某氏 子某某

寄客 某某親自某處來 某某友自某處來

僕從 某某某

成丁幾丁

門面幾間 賃某人房

戶稅幾多

行稅幾多

月糧幾石

器械幾件

年 月 日 甲戶准此出京繳票移居驗票

某城 坊 鄉 保 甲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 坊 徙至

一戶甲長

二戶某人 某業

三戶某人 某業

四戶某人 某業

五戶某人 某業

六戶某人 某業

七戶某人 某業

八戶某人 某業

九戶某人 某業

十戶某人 某業

火燭相誡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甲長准此

某城　坊　鄉　保　保長　人某業係某籍

年　月　日自某坊徙至

一甲保長
二甲某人
三甲某人

四甲共人

五甲共人

六甲共人

七甲共人

八甲共人

九甲共人

十甲共人

火燭相誡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保長准此

某城　坊　鄉長某人某某係某某籍必用上著仕紳

一保鄉約長

二保某人

三保某人

四保某人

五保某人

六保某人

七保某人

八保某人

九保某人

十保某人

火燭相誡

盜賊相禦

憂患相恤

喜慶相賀

德業相勸

過惡相規

年　月　日鄉長准此 另加專劄

某府縣為鄉約事照得京師首善之地保甲王化之基積甲成保積保成鄉厥任彌重實惟吉人端士乃克勝之咨爾學行老成衆所推允茲特立爾為一鄉約長約爾一鄉之民使出

人相友首望相助共成敦睦之風永劝君親之戴尚有與数俟爾殊能須至劄者